

# 我开网店

陈云

2009年的一天，家里用了27年的电扇突然不会摇头了。做了十多年电工的我拆开盖，发现传动齿轮已严重磨损，看来需要更换一个新的齿轮了。但问遍大街小巷的家电维修店，都说没有这种规格的齿轮。想想也是，二三十年前的电扇现在哪里还找得到配件？

去商场挑选电扇，发现风叶全是塑料的，传出来的风，远没有那台老电扇用铝合金风叶扇出来的舒服。忽然间我灵机一动：到我开的网店去发个帖子，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第二天，看到有个网名叫“中断”的回了帖：兄好运气，中午刚在岳父家看见一台古董电扇，样子跟图片上相似，就买了台新电扇换给岳父，从老古董电扇里挖出齿轮轴，下午就给你寄过去。岳父高兴，相信兄也会高兴的……4天后，收到一个来自湖北襄阳的包裹，我马上将“中断”寄来的齿轮轴装上，经过调试，电扇重又恢复了摇头功能，当晚，仿佛30年前的凉风重又柔柔地吹拂到我的脸上。



## 爱的甜蜜

水贵仙/摄影 绿漪/配诗

放眼是炫目的中国红  
俯首是深情的玫瑰海  
一个个甜蜜的吻

是心与心的碰撞  
让同样心有灵犀的人来见证  
空气中都是喜庆的味道

人们踏着爱的鼓点  
艳阳高照 彩蝶翩跹  
春天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

· 小小说 ·

# 一台戏

赵淑萍

戏子张和挑担王两个，平时最看不得对方，但是，他们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主儿。

戏子张正在台上唱余姚滩簧，扮相俊美，韵味十足，台下的人听得心醉。挑担王挑着两大铁锅的米饭，一晃一晃地来了。人们一边让路，一边心生敬畏：“怎么有这么大力气的人呢？”挑担王把锅安置好了，也在戏场边站着，他倒不怎么爱看戏，只是看热闹。“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他心里嘀咕。“一个男人家，油头粉面，算啥呀？”看一眼戏台上的戏子张，他又哼一声。

“粗汉嘛，终究靠卖力气吃饭。”下了台，戏子张一边吃饭，一边看着人高马大的挑担王，心地也不怎么厚道。挑担王的叔叔是这草台班子里的班主，戏子张是班子里的主角，挑担王则是常雇的短工，只要戏班子在方圆十几里巡回演，挑担王经常送饭、运道具。

戏班子在东村演完最后一场，晚上喝完酒，吃完饭，就在

一起玩耍。玩耍不外乎挖花、搓麻将、推牌九。戏子张和挑担王两个坐对家，搓麻将。这两个平日都瞧不起对方，打牌时，双方紧紧防着，一来二去，倒把另两个人的风头给挑顺了。眼看，两人就要把底给输掉了，耐不住，就互相地埋怨起来。一个说一个老是放下家，不知道守，一个说我爱出哪张牌就哪张，你不是也那样吗？结果动了气，就口角起来。“挑担你比我好，唱戏总是我比你好，有什么好相门大嗓的？”最后，戏子张面红耳赤，把桌子一抬，麻将牌撒了一地，众人忙着劝说，结果不欢而散。

这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发誓永不言和。挑担王再也不去戏班子了。他们都是小周村人。有时候，戏子张在家歇息，出门远远见挑担王从那头挑着几百斤的东西过来，扭头就走。他们的家人，也不再打招呼。只是挑担王的爹，最喜欢听滩簧，照样是兄弟的戏班子到哪里，他就赶到哪里去听戏，路上碰到戏子张，亲热地说戏。“真是个好胚子。”这王老爹暗中还骂自己的儿子。

戏子张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他做了草台班子的班主了。人

“陈先生你不要后悔，如果你觉得亏了，我可以将亏欠部分补上。但我觉得你交易的目的除了赚钱，还可以有别的，比如赚人情、赚信誉、赚快乐……”

林先生的一席话对我触动非常大。我以前从未做过生意，不知生意场上太多的门道和讲究。后来无意间读到杭州“胡庆余堂”创始人胡雪岩的人物传记，我为胡氏的精明而极具人情味的创业史深深折服。再细细琢磨林先生的话，不由地悟性大开：我开网店的主要目的是兴趣爱好，而不是以此为生，出售的又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用于书画作品的印章石，虽属小众，但文化气息浓郁，一日暴利与其格不入，细水长流方为经营之道。金钱是有定数的，而人情、信誉、快乐则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从此，我自己确立了一个定位：做一个有情怀的小老板。

我的网店内除了交易帖子，还有一大半非交易帖子。“家里的仙人掌开花了”“来，一起看看宁波近郊的风景”——开心的事与朋友们一起分享；“店主疼痛日记”“店主出事故了：一锅滚烫的蜂蜡全都翻倒了”——不开心的事朋友们与我共同分担；“国庆节做章记

录”“宁波大松球山探宝纪实”——大家感兴趣的事相互交流；“大家都来谈谈对印章石瑕疵的看法”“印章石是上油好还是封蜡好”——疑难问题随时倾听大家建议……为推广宁波大松印章石，我在网店发起有奖篆刻比赛，鼓励全国各地篆刻爱好者选用宁波大松石篆刻；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在网店举办义卖活动，将一笔善款通过红十字会捐给灾区。每次对售品定价时，我总会作个反向思考：如果我是买家，会不会觉得划算？交易过程会不会愉快？我的种种善意举动，以及货真价实的售品、诚实守信的服务，得到了石友们良好的回应。

宁波的小齐，每年快到春节时，必亲自登门送上一个生肖形状的靠枕，至今已持续近10年；浙江遂昌一名税务干部，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神经痛，把他祖传的止痛秘方介绍给我，希望能减轻我的痛苦；河南洛阳书画艺术家马兄，2009年骑自行车环游全国时，途经宁波，特意赶到我办公室，只为送我一尊里三层外三层包裹严实的唐三彩艺术品；旅居美国年过八旬的孙老先生，至今还时不时将他搜集到的美国治疗神经痛的最新进展资料发送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网店成了买卖双方交流、交友的场所，成了名副其实的万能“朋友圈”。

网上开店13年，我感谢林先生不经意的点拨，更珍惜除了交易之外与石友结下的深厚情谊。

# 小镇风情

俞川

小镇很小，只有一条青石铺就的街道，窄而长，石上两道车辙深深地积着水，让人想起它的年代久远和当年作为古驿道的繁华。几家老字号的店铺，依然是古旧的铜招牌，水渍和青苔斑驳地爬满墙壁，透着岁月的痕迹。

初秋的早晨，刚刚出山的太阳照在从深宅院院里探出来的古树上，眩目耀眼，年轻的女人拎着篮子从院墙下走过，鞋跟悠闲地叩着青石路面，不紧不慢地钻进厚重的木门里。空气里飘散着一种油炸的香味，那是小镇上的点心铺开始炸油条，三三两两的人等着，拿到油条的，用纸包着，放进篮子里，大声招呼先走了，余下的仍很有耐心地守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家的笑脸隐在油烟后面看不分明，却让人觉得亲切和温暖。小镇慢慢地热闹起来。

赶早市的乡亲挑着担子，急急地奔小镇而来，一路上怀揣着希望；卖了好价钱，该给女人扯一条裤子，要那种柔软细致的呢布料；还有孩子，个头早已窜至父亲的腰线，身上还是那件小时候的汗衫……临近小镇，狗吠的声音变得密集，红兜绿裤的小孩儿在路边跑来窜去，边嚷边闹，来不及过多注视，小小的快乐脚步声又急急地远了，好一群可爱的小精灵。

小镇西首的青龙河，早已退了喧嚣的激情，温顺地在小镇外拐个弯，向东而去，两岸的树木碧绿清新，像被雨水洗过一样，静静地等待着什么，桨声单调，渡船里红红黄黄的伞，一起静默在青青的河面上。镇上的孩子早先都听过老一辈关于青龙河的传说：河底有两条青蛇，其尾交缠，其首撞住小镇，待它们长至两首相接，由蛇变成龙时，这里遂成一片汪洋……每每听完，小孩们一脸惊恐，好在长辈及时安慰：等蛇长成龙要好多年，有一千一万年那么遥远，你们这辈子不会遇到。于是，释然。

下雨的日子里，小镇很静，四下里飘忽着炊烟样的雨丝。据父亲说——小时候，在一个岑寂的雨夜，曾祖母从小伙伴处接他回家，小脚的曾祖母撑着老旧的油纸伞，小马灯在她的手里晃悠悠，昏黄的光，照不透小巷，却在苍痕累累的墙壁上映出两条歪歪斜斜的影子，墙母叮嘱：“石板有点滑，走稳哟。”父亲紧紧攥着曾祖母的手，

# “怨憎会苦”析

李建树

我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中，不乏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如著名的净土宗第十一代祖师，曾在我们宁波阿育王寺供奉的省庵（1686—1734）大师，就是这样一位自小修学精进，诗书画俱佳的大师，常以诗歌形式来劝谏人生，如他留传后世的《八苦诗》就是这样的一部诗集。其中写到“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等等，尤以《怨憎会苦》一诗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诗中写到了两则历史典故，表达了人的怨恨之心和“怨憎会苦”的存在及其解脱之道。

如第二则典故中说的便是当年曾对萧淑妃施以酷刑的武则天与萧淑妃之间的“怨憎会苦”。萧淑妃前还在含恨毒骂：“阿武妖媚狠毒乃至于此！愿它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做过亏心事武则天生得知后，内心惊悚，以致天天夜不能寐，无法解脱。

后得高人指点，说可采用儿歌

· 诗歌 ·

# 白菜和老农

原杰

总是先给菜苗浇水 然后自己喝水  
先给菜苗施肥 然后自己吃饭  
先给菜苗治虫 然后拍拍酸痛的腰和腿

老农有多黝黑  
菜苗便有多葱绿

小巷幽幽，一路洒着清晰的足音。多年以来，曾祖母明亮、温暖的目光，一直伴着父亲走过许多清冷的日子，走过高高低低的人生……

如今的小巷，再不见当年的油纸伞与那小灯，但小镇还是当年的模样，高高的石墙，厚重的苔藓。这里没有车水马龙，偶尔传来几声“磨剪子——磨菜刀”的吆喝声，盲人的盲人守在在路旁，拉着不成调的二胡，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反倒平添一份静谧。居住在小镇的乡邻，有的一住几十年，还有住了几辈子，即使院墙斑驳脱落，砖瓦坍塌，但他们就是舍不得这份清幽古朴，谁也不愿“挪窝儿”。牙都没了的老奶奶，坐在门前的竹椅上，眯着眼，笑着看小巷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每一条皱纹里舒展的都是满意，知足。

镇上的乡邻们也喜爱热闹，寿诞嫁娶，邀请亲朋好友，摆出几桌酒席，大家欢天喜地，大吃大喝一番，他们口中总有这样的词儿：这样的一生有几回？每年腊八之后，就有人开始准备龙灯、旱船之类，把远方的亲戚也请来，看大戏，看花灯。如果是更偏远的乡下来客，小镇的人在她们面前，又会生出许多的优越感，就是走路，也不会匆忙，而是悠闲、优雅地踱着方步。

街坊平时来往不多，但谁家有个事，招呼一声，或者取几根大葱，用三两个鸡蛋，是不用多说的，就像自家东西一样方便。午后，一些老年棋友，相聚在小镇东首的凉亭里，不到暮色西沉，通常不会回家。

飘着小雨，是不需要撑伞的，尽管让雨滋润好了，脚下的青石光滑湿润，雨点像洒在荷叶上，晶莹地滑动，又像是落在沙地里，无声无息。敞开的门里传出说话声，若远若近，淡淡的听不真切，又似老友相逢时的笑，近在眼前。没有风，懒懒的烟爬过高高的围墙，渐渐消散在青灰的天空里。

一个人走着，在这样窄的街道，两边是厚重的风火墙，幽长的青石道，恍惚间突然成了古人，独自享用这份清静，一袭长袍，踏着木屐，清润的足音由近而远，一切都虚无，一切都缥缈，渐渐融入雨雾中的楼台……小镇千年的时光，顷刻间在眼前浓缩成一幅岁月的长卷，其间风土人情，悲欢离合，犹如千帆过尽，给人留下这一份幽幽的思古心绪。这抒情、古典的韵味，在刹那间，便会明澈了人的心魄。那一刻我分明听到有声音在唤我的乳名，那声音亲切、细微而又遥远。